

卷一

書名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嘉靖二十八年序刊本
 撰者 明 陳九德 輯, 明 嚴訥 校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史-詔令奏議-奏議-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文鈔-6
 編號 B192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92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文鈔-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十八卷](#) 嘉靖二十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者儒李習率父老出

安見

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監察御史樂城陳九德刪次

翰林編修常熟嚴訥校正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

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一老
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錄

黃壽生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

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

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

郁離子

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耳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祐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母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卜

八款

上從之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

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

居多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偏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債鞍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廣洋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憾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諭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

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
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
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
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
弟鳩兄至以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
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
矣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
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于
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

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
叛天下兵起使吾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
者骨肉不相保是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
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
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
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
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
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
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
之性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

濟私持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
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
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
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連蒼海南控閩越湖
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
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
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
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
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
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

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國背我者自竄
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
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體之如蒙古色目
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
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
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
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
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

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
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
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
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
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私募民開耕願應募
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
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
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
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

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壽壽安逸故三王生
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
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
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
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
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
之起如重醫之救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
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

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體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之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操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是則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入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

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
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舉則有罰
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
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
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
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
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
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釋張釋之于定

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
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
人才非止訓誥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
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
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
而尚淳樸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即就
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
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
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
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

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蠶起以唐太宗之明知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旣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於遠哉比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

或隱於耕鋤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

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

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
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
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
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
瘼利弊許諸人陳訢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
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
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
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惟今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
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
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
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
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
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
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 詔書褒一
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
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或赦施不測之
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
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然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死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
惟其非所宜也說死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

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

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

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

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

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

勸戒刪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

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

札記出於漢儒蠢駘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

筵酌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

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勝哉若復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以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

嫖巧易置寺觀禁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村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馳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穴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

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
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
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
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
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
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
正此類也元首叢挫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
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
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下
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

華學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
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
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
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効人之過人
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
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
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
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
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

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二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好倚法之條所

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樞堙囂悍之夫闕茸下愚之輩朝揖刀鐻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履之賤袞綉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恠恠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

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擗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糶糶絲有稅旣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傾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克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

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
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
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
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此文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
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
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
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狙于宴安墮名城銷



鑄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
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
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
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
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又古時多有書
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
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
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
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兇之罪

止於流竄而殛絲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至是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擎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

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吹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萬言書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鄉士庶人之象

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
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
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
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
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
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
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
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

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上所以強幹弱
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
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
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
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
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
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
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
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閭而起防之無及也此
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

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

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末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微

禁滅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人遠者六十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

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太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爲殿最欲

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

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
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
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
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
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
以混迹無間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
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
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如捕務無遺逸有司
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古師而除官多以貌
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

有言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也

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
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
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
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
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
能之法旣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宋程
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
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
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

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其廉若是其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化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措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

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今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旣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下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

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從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自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

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

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
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
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
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
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
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
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
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
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
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
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
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
修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
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
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
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
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
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
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
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

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
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
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
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
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
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
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
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
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
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

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為民
之師師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
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
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
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
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
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
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
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
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

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
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
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
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
而已及致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
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
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
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
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

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
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闕茸一有不
稱雖有忠臣孝子羞笑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
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
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
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
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
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
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大學曰俊士大學

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
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
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具考於
禮部升於大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
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
生負升於大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
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
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
養育之仁然世間其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
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
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
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乎臣恐
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
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
也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已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中間圖
任大臣期于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
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

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
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比朋逞
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
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
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
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
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爲
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
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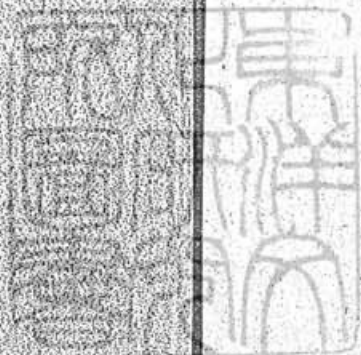
聖裁實爲典章但慮

陛下日慮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
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
大政如封建發兵遷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
請裁決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
患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上海圖書館藏



所
圖
書

